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甲戌景祐元年止乙卯寶元二年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賑京東饑

禁閉糴

賑淮南饑

出內藏絹代其歲輸

置崇政殿說書

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日俾二人入侍講說

初上問孫奭誰可代講說者奭以昌朝為對

元昊寇邉

元昊雖當貢奉然居國中益僭侈改元開運至是初寇府州秋七月寇環慶都巡檢楊遵等以兵七百戰敗都監齊崇矩援之伏兵發為元昊所執既而送還因下詔約束之或告元昊以開運石晉敗亡年號也

更曰廣運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奏元昊車服僭勢且

叛宜嚴備之

未幾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元昊酖其母

殺之而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

詔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入緣邊及川廣

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等六科諸鄉舉被黜者毋

得復應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從史館修撰李淑之

言也先是淑言選人試書判拔萃特有司之事陛下何必親試之又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儁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此亦非求材之本意

詔麟府州賑蕃漢饑民

三月親試舉人

賜張唐卿以下五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諸科二百餘人

特奏名八百餘人

夏四月詔有司勿受内旨

罷籍爲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内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上爲杖内侍仍詔有司自今宫中傳命毋得輒受

置御史裏行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四員從中丞韓億之請也詔舉三丞以上嘗試歷知縣者爲之然唐亦有侍御史裏行今獨遺之尋以張宗誼孫沔爲監察御史裏行

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

詔自今三司使在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於是琳在三司閲四年遂得政或請募人輸粟京師以罷江淮漕運琳曰如滑商邀價而粟不至奈何先是三司併合田賦沿納諸名器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榖麥黍豆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但前年已詔併諸科斂名以為一矣恐琳特因議論及

之耳

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表言琳頗琳聞之自直於上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焉上然之

琳又嘗言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陜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支十之三陜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

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使百六人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它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十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詘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踴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陜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鋭者補之仍漸徙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

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上嘉納焉

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

六月策制科

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材異等進士張方平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之並入等

閏月淮汴溢

毀無額寺院

罷造玳瑁龜筒器

從度支判官謝絳之言也絳云初詔罷密花遂背禁人服用且云自宫掖始既而内人賜衣取於有司又後花製作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請罷之詔勿市仍罷所造器

絳又言内藏庫歳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歳給左藏庫

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使積穀實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歸京師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矣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需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巳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以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

密院施行

六月淮南發運使劉承顔獻輪扇浴器爲知諫院郭

勸劾詔還之

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河決澶州横隴

八月薛奎薨

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從歸至家

輒嘆詫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

俯媿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吏部

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修王拱辰皆

其女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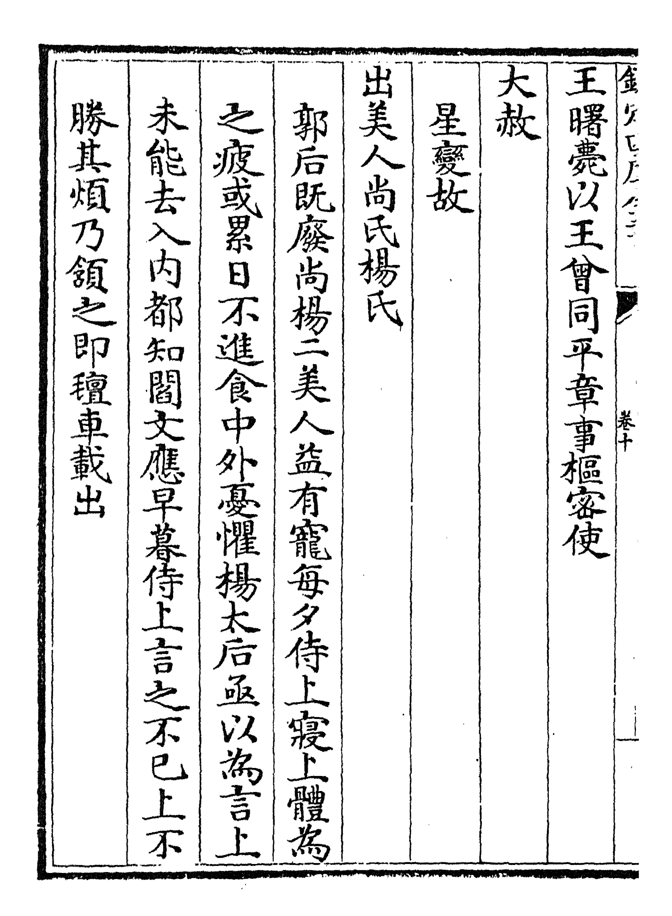
上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而無終者奎

對曰保終之道非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初勵精為

治而末則放意荒侈不可不鑒上深然之

有星孛于張翼

長七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沒



王曙薨以王曾同平章事樞密使

大赦

星變故

出美人尚氏楊氏

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疲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内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即氈車載出

厥後諫官王素言及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已在朕
左右素切諫即命宫人各賜錢押出訖奏上為之泣
下
初蔡齊力爭削遺誥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吕
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
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横卒賴太
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以為人主既壯
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毋

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亦不爲失
也
上命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曰當求德閥以稱坤儀
既而左右引茶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
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
王曾入對及之上曰宋綬亦如此言侍御史郭勸言
陳無世閥不可儷宸極樞密副使蔡齊宰臣呂夷簡
又力止之卒罷

罷籍滕宗諒罷

籍為殿中侍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鞫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為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内寵其畧曰陛下日居深宫流連荒晏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太切直故出籍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

冬十月罷發運使

以其事屬淮南轉運

十一月納皇后曹氏

故冀王曹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入宮九月詔立

為皇后至是行册禮

是歲契丹宗真遷其母于慶州

自天聖三年生辰正旦朝廷皆別遣使賀其母至是

不復別遣康定元年契丹復迎其母歸乃遣使如故

乙亥景祐二年春正月貶孫沔

沔為監察御史裏行先是上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

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瞽言雖曰狂愚猶勝諂佞況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龎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䟽上責知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累歲以來和氣鬱滯水旱相薦蟲螟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疾疫流離生靈困憊民乏兼日之食廪無卒歲之儲又曰去秋以聖體從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

仲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遄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適减其半慶辰佳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閤據厠留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悦耳目者綺紈艷冶之色扃鑰九重叫閽千仞宸禁晝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款召名臣

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
之名未益豫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又曰願因歲首
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
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温顔俾之極論精思品藻
督責賢哲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状老懦貪殘之輩以
利於民内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
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求錫羨之慶宫寺之内
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

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敦於上民悅於下足以召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

置邇英延義二閣

召輔臣觀侍讀學士盛度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講讀經史昌朝誦說明白上多所質問昌朝悉記錄以進上賜其書名曰邇英延義記注仍命章得象等讀之皇祐間侍讀楊安國請書無逸于邇英殿之後屏上

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侍讀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因令知制誥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爲圖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爲圖序而襄書之

安國嘗讀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陰陽而節之在人安國對曰臣以爲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

則情之肆也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又嘗講周禮至大荒大裁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貰之今衆持兵杖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亡以禁奸上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殍至於起爲盜賊州縣既不能賑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上嘗御邇英殿讀真宗所撰正說養民篇顧謂侍臣

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作此

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羨賦斂無法則

版圖衰減上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閲至寶元二年

乃上之歴代户口數前漢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

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百

萬隋八百萬唐九百萬國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

三百五十萬真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萬云

慶歴二年命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

侍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

二月命李照定樂

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歳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郊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髙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髙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髙二律擊黄鍾才應仲吕擊夾鍾才應夷則

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盖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
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
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
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
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叶
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
傳之夏古不刋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法試鑄編鐘
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

之眹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為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眹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髙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眹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

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為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駮之曰聖人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以律呂而專為十二之數也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者葢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

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盖聲之重者為尊輕者為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之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臣以為且如舊制便上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

俟知音者别議

照謂舊聲髙乃以太府尺為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

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為迂誕

罷之

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

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吕相生並祭天

地宗廟所用律及隂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

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隂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

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李迪罷

出知亳州先是龎籍為御史數劾范諷迪右諷弗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不實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詭譎多妄言且欲因諷以傾迪乃寛籍而重貶諷上初召夷簡及參政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迪以慶歷七年薨上篆其碑首曰遺直又改所葬鄧

州鄄城之鄧鄉曰遺直鄉
以王曾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杜衍爲御史中丞
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今
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
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進穀帛様甲冑弓矢
點馬試吏員此皆細務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
決未幾權判流内銓先是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

悉閲吏多受賕出縮為奸衍旣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問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允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奸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

夏五月廣西蠻寇邉

初交趾虜其部人有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時蔡齊在樞府言蠻人去暴而歸有德

納之便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至是果為亂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廣南以聞有左侍禁桑懌者雍丘人明道中為永安縣巡檢時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密院召懌至京授以姓名懌設計盡擒之還京密院吏責賂為改閤門祗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至是遣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計捕之及冬始得閤門祗候懌推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

名懌歎曰士顧其心何如耳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卒辭之

秋八月嚴内臣選用法

天聖四年初置上御藥院供奉四人至是詔管當御藥院自今選内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經十年不遷而累有勞績者為之

是冬又詔内侍都知押班落職者毋得復任見任者毋得管當皇城司親戚毋得管當御藥院皇祐五年

又詔年五十無過者乃除是職

寛強盜刑名

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以下定罪有差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寛矣

置提點坑冶鑄錢官

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

作睦親族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

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月置朝集院

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輦者明年十月乃成

復郡牧制置使

止於副樞兼領

十一月廢后郭氏薨

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

荅語甚悽愴屬后小疾遣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

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既而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諫官姚仲孫高若訥言文應嘗叱醫官於上前又疑后為文應所毒右司諫王堯臣亦請窮治侍醫者乃貶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范仲淹劾奏其罪卒竄嶺南死于道

乙未郊三聖並侑

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

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歳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裁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立宗室轉官換官法

先是宗室無遷官法惟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至是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南班官舊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官自率府副率四遷即遙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俸祿十倍於舊矣

十二月加嘉勒斯賚官

保順留後趙元昊遣索諾爾將兵擊嘉勒斯賚兵敗盡死索諾爾被執元昊自領兵攻下猫牛城又攻青唐宗噶爾帶星領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然部兵溺宗哥

河及饑死頗衆至是又侵斯賫界斯賫壁鄯州不出元昊已渡河揷幟誌其淺處斯賫潛使人移表深處以誤元昊元昊戰敗士卒溺死者十七八自是不敢窺其境斯賫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二部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

石介罷

先是御史臺辟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

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

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

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

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

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

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真可為御史也今斥介

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辨若舉而入臺

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

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録其後不可以為勸上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

詔長吏能導民修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丙子景祐三年春正月追復皇后郭氏

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

二月汰三司吏

先是上患三司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出諸吏於是相率僅千人詬於宰臣呂夷簡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曾以美言諭之使自列既又詣衍宅投瓦礫肆醜言明日衍對願窮治之而曾盡得其姓名於是流竄二十餘人衍尋罷出知永興軍

中命阮逸等定樂

先是詔天下有深達鐘律音者所在以名聞於是知

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蘇州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遂詔遣詣闕乃命學士馬元與逸瑗定新樂未幾元上金華五箴及景祐廣樂記越九月詔罷議用右司諫韓琦之言也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垂八十載頃因燕肅妄加磨鑪適會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許之改作暨阮逸胡瑗繼至咸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圜徑乖古內侍鄧保信續上新尺復長廣未合臣慮後人復有

從而非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獷悍之性豈能常保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兹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及逸瑗保信三法别詔稽古之臣取其多合典制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學士丁度等詳定度等言逸瑗保信所造黍尺律管權量鐘磬參校不同周漢之制詔度等以太府寺尺校之卒不

得其要領論者謂逸等所陳乃古人棄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泥於漢書脫文卒不能是正乃命逸為鎮安軍書記瑗為試校書郎推恩以遣之

三月復入中見錢法

復令商旅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糧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從樞密副使李諮等請也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三司符然

後給錢以故三司吏得稽留為奸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又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并言商人之所不便者其事甚悉仍請重私販之禁又請聽商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償失期者倍其數皆從之詔等復言自孫奭等變法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上為下

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夏五月罷范仲淹禁越職言事

吕夷簡秉政久進者多出其門仲淹時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上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因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又言漢成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

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宜早辨也夷簡以仲淹語辨於上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辨折辭益切仲淹罷待制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初仲淹因論建都之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都汴即有事必居洛陽可漸廣儲蓄而繕治宮室上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

淹聞之於是為四論以獻大抵譏時政云仲淹自還
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
任也仲淹曰論思正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
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
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
御史韓縝希宰相㫖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
越職以言事從之縝億子也
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

非太平之政靖落職監筠州酒税
館閣校勘尹洙亦言與仲淹為師友又常薦已不可
苟免洙貶監郢州酒税
館閣校勘歐陽修乃貽書責諫官高若訥曰仲淹剛
直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今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
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
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言
奏貶修為夷陵縣令

於是滎陽縣令蘇舜欽上言臣覩詔書戒越職言事
四方無不驚惑蓋陛下即位屢求直言而令一旦塞忠
良之口也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
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
噤不得語陛下何由盡聞天下之事前孔道輔范仲
淹剛直不撓如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
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以去使
正直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英豪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則可以

常守隆平保全近輔矣

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奸諛不報而襄事亦寢

步軍都虞候知滄州劉平言范仲淹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援者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奸邪黨與詐忠賣

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不識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
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掎摭短長妄
有舉劾則心揺而怨作矣願明諭臺諫毋令越職仍
不許更相引薦或缺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者德用之
平蓋希呂夷簡意也
罷塞横隴河口
專修金堤自是河東北行不復歸故道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皇兄江寧節度使允讓領之

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災

朝廷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凡六爻之旨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天火曰災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譴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威愛人力之意從之

八月頒居室器用車服制

九月定申心喪解官法

初集賢校理郭稹幼孤而母邊更適士人王渙生四
子稹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稹解官行服
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度敕為嫁母無服下御史臺
詳定侍御史劉夔曰母出嫁為父後者須申心喪詔
兩制再定侍講學士馮元等言郭稹應得子為父後
之條緣解官行服已過期年難以追改乃詔自今並
聽解官以申心喪
真宗乾興末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適

人及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行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云

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始上在乳褓章獻使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上未有嗣君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齠齓養后所

十二月嚴宣敕經銀臺司法

領通進銀臺司李紘之請也時宣敕劄子多不經本司紘言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敕非經銀臺司勿行

丁丑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惠皇后

祔永安陵神主祔奉慈廟

三月置天章閣侍講

尋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兼

之

康定元年以林瑀王洙領其職自景祐之末災異數起上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瑀每開說於上大抵皆諂諛之辭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是宫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日内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吕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並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

洙璃名進上問洙如何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
已用璃矣若何夷簡請並用此二人上許之而右正
言梁適劾璃于内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
之卒不罷璃明年上益厭璃之迂誕黜之
夏四月吕夷簡王曾罷
夷簡位王曾上且任事久多所專決議論數不合曾
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市恩上以問夷簡
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

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威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齋

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二人腹心之事

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其情可察矣上問曾

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者皆罷

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

留侍經筵齊歸班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隨加門下侍郎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

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五月芝生化成殿楹

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相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畧而不書豈不以君閲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用之至於珍祥

奇瑞雖陛下仁愛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答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

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八月詔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

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

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

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闕　沙狀連年不止

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伏覩鄉日興國寺雙閣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諒非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襟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絶其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奸慝之源旌別賢愚撙節財用抑晏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

所以念祖宗之艱難荅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建三
京以肆赦宥走羣望以馨祠祝內自禁掖外及觀寺
並興祭醮逮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
命使軺就崇法供刻茲近塞俯接殊鄰豈無間諜之
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誚無稽雖陛下欽順
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然
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貲以奉遊惰之輩將
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卻行以求前揚湯以止沸無

益之驗信昭昭矣

尋又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夫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學士裴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詔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

之類並於别所安置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静臣之道也天動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辰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舍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歷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

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詔非藩鎮勿立學

既而知潁州蔡齊乞立學特詔從之

先是許京兆府等州立學及賜陳揚等州學田不盡

錄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雷

陜西大雨雹

求直言

於是監在京店宅務蘓舜欽等詣匭進疏畧曰臣竊

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謹條大

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
身修身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
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
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
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
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
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
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

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纎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三曰擇賢夫明主勞以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

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
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
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其鑒之哉且石
中立頃在朝行以談諧自任士人或在宴集必置席
間聽其言語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
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
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
奴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

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累數百言大抵勸上以
奮揚剛德固執主威畧曰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
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
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
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又曰今臣下進
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有失儀矩罔
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
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

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
鹽鐵判官蘇紳疏畧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
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又曰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
體其有越陰之體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又曰雷者
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
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寛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
冬令方春而雷聲發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
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

鉅細無大小取其先急者悉聽闗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者天意若曰外域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樂清臣張方平等奏大抵謂政寛法慢為致災異之由並以攬權綱用威斷為言

二月復日御前殿

用蘇舜欽之言也

越明年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上德與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御史知雜高若訥亦言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機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

三月王隨陳堯佐罷

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
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
爲羣牧判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
史臺集百官決是非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
自援漢故事求免故四人俱罷隨出判河陽堯佐判
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侍郎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
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

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在翰林太后遣内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

以宋郊為翰林學士

初上欲以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故有是命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勿為意它日以諭

郊因改名庠

上嘗論及唐入閤儀庠上奏言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謂之東内自髙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殿宫宫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或乘輿

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欲求入閤本意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又唐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則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殿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即為入閤五代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

有行者乃謂之盛禮甚不然也議者以為今之殿閣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

親試舉人

賜吕溱等及第出身有差瓊林宴初賜大學篇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在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范鎮獨黙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衆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

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
文學名世也
去年春初從賈昌朝之請立諸路別頭試
夏六月立上雨雪限
上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為憂乃詔諸州旬上雨雪限
神宗熙寧元年春令諸道每季上雨雪限
秋八月復發運使
慶歷三年以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范仲淹薦

許元可獨倚辦乃擢用為發運判官元至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上以元為稱職自判官遷副使遂升為使皇祐二年賜元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元累章求退朕思之不若奬勵以盡其才

策制科武舉

於是考官晏殊上賢良方正科田況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元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試況方平入等況與張士遜連姻報罷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詔戒朋黨

時中外臣僚屢有薦范仲淹者似涉朋黨上曰仲淹蓋嘗面請立皇太弟太姪事非止為詆毀大臣乃下詔戒之於是參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

黨汙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
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戌郊改元受尊號册
先是羣臣五上表請加尊號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唐
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
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
意士遜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乃詔英睿二字不稱餘
如所請

先是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今將郊祀請復用舊樂下兩制議宋綬等言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據請如琦議

王曾薨

謚文正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家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

上篆其碑曰旌賢大臣碑賜篆始此天禧間曾知應天府時兩京訛言有物如帽夜飛為妖民操兵自衛

叫噪達旦自京師以南皆閉門深處曾令夜開里門

有唱言者即捕之妖亦不作

十二月京師地震

命夏竦范雍經畧西夏

竦知永興軍雍知延州分兼涇原秦鳳路鄜延環慶

路安撫越明年秋復以竦知涇州兼知延州分兼經

畧使竦之任在永興也上令陝西安撫龎籍請議西

鄙事竦尋上言頃者繼遷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

隆等五路入討不能撲滅先帝惟戒疆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畧有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彼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絶中原賜與又傷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斯賫四嚴備涇原環慶五互相關報六遂州招神虎侶捷兵七增置弓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十揀沿邊冗兵尋徙䟽知涇州所

言後多行之

嘉勒斯賚加節度使

使之背擊元昊以披其勢

李德政封南平王

是冬元昊僭號

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嘉勒斯賚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

諸羌至馬銜山遂築瓦川會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

静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

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
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鄜
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番回紇餘兵駐賀蘭
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
直偽號六班直元昊製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香裕勒
等數勸元昊勿叛元昊不聽香裕勒畏誅遂挈妻子來
降具言元昊反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香裕勒
遂謀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

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黠兵集蓬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表畧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邉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歴運在兹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時鄜州通判富弼上言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

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

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互市榜沿邊有能擒元昊

除定難節度使初德明歸欵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

誤也

舊制錢文皆冠年號而曰元寶至是文當曰寶元元

已夘寶元二年春三月鑄皇宋通寶錢

寶學士院請改曰豐濟元寶詔以皇宋通寶為文

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六月省乘輿宫掖浮費

從諫官韓琦之言也時陜西用兵縻用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今西夏不足慮而民困為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用至今未聞施行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陜右河朔歲所仰者江淮數十郡爾故田税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夫國財民力縻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

留萬户賦輸僅能取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内府況他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歳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在軍旅一在冗食願陛下取景德景祐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罷之乃命張若谷任師中韓琦等議之琦言減省浮費莫如自宫掖始乃詔乘輿服御及宫掖所須務從簡約

是冬同修起居注宋祁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

為資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更欲興數十萬之衆以事遠方可謂無謀甚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多設卒置官衣糧所給三倍他處三曰使相節度不蒞藩要貪取公用以濟

私家陛下誠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還之之患矣臣又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宫始然後民業日隆師役可舉蠢爾戎首可玩之於股掌之上矣祁次當知制誥而兄庠方執政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判禮院

八月兩川大饑

遣使體量安撫韓琦利益路蔣堂梓夔路琦所至賦
役煩急者悉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員六
百餘人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
冬十一月孔道輔罷
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
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宰臣張士遜責惡琳
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
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

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道輔後知士遜賣已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道輔始為寧州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屬往祭奠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元昊寇邊狄青等敗之

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之而青功最多被賞特厚青時為檢巡司指使

初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都總管夏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昊世仇若有私約通遺贈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閏十二月以蘇紳為史館修撰

先是紳陳便宜八事自一曰重爵賞至八曰修備預其論適才宜有曰今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

權責成選事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并遷朝官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之類是也其論修備預有曰夫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食足則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鍔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一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庚辰康定元年止壬午慶歷二年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遼使在館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彼行之為朝廷羞後使遼者還云遼罷宴如弼言上深悔之

元昊寇邊

劉平石元孫死之初元昊聲言將攻延州范雍懼甚
奏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
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
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
至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勝抵延州雍先以檄召平
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復召平
元孫還救延州至三川口與賊遇賊以輕兵薄戰官
軍少却鄜延都監黄德和居陣後引衆先遁我師遂

敗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遂解去城得不陷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元孫降賊夏守贇頗辨其枉尋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鞫之盡得其實腰斬德和於河中府仍追贈平元孫錄其子孫厚卹其家

募陜西强壯

尋詔諸州點集强壯止令防護城池不剌手面閱習外無得他役

二月以夏守贇爲陜西都部署内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守贇尋兼緣邊招討使知諫院富弼言用守贇既非

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懼三司使晏

殊亦請罷内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及出宫中長

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還度支去

韓琦安撫陜西

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

及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琦顧無使雍去琦奏雍

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且乞留雍以安衆心
趙振麤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當必
易則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
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
括京淮馬
初命括京東西淮南陜西馬韓琦乞免陜西一路從
之
詔二府同議邊事

時邊事專委樞密而中書不與知諫院富弼請如國初以宰臣兼樞密使乃降是詔

求直言

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

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令宜别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鬭又以二千人屬鄜延都廵檢以為三寨之聲援且戎狄貪而無親議者欲結西域諸國恐徒耗金帛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埸之憂百倍於前且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請且修沿邊城池不過五七處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

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饟可繼静守以驕其志蓄鋭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横議不及則虎士得以盡節上嘉納之

學士丁度奏曰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闘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

同修起居注吳育言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
臂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詔書真宗亦命博囉齊攻
李繼遷今宜募士往諭嘉勒斯賚及他蕃部以散其黨
此真伐謀之要也育因錄真宗朝通西域諸蕃幷昊
賊父祖本末上之
其後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
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
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古者什伍之長皆得專殺今

統馭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非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倘遇大敵則孰肯奮耶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則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人逾數十萬將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黑風晝晦

申詔中外言事

先是已下詔求直言羣下猶未有所獻故也

其後陜西都轉運使龎籍上言連年災異天久不雨

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年費用奢廣出納不

嚴内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由除破無緣鈎較虚實

臣竊謂乘輿所用宫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令宿師

西鄙力戰重傷方復賞功而内官醫官樂官無功時

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

專勵戰功外寇不足平也

王䇿陳執中張觀罷

初天聖中䇿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榷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貫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䇿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叛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

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故三人及夏守贇皆以是罷
樞密
詔參政同議邊事
夏四月增募河北強壯
從知制誥王拱辰之言也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
畏土兵故有是命
五月張士遜致仕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先是詔揀輦官為禁

軍輦官千餘人遮兩府喧唱不遜士遜馬驚墜地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鞫之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上章請老故罷未幾斬輦官二人配二十人揀為禁軍如初詔

以吕夷簡為平章事

初從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陜西都轉運使至是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頓

首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

置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

以知永興軍夏竦為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贇

王守忠等赴闕仲淹疏言近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

而闗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深入乘闗中之虛或

東阻潼闗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

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闗内使無虛

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闗中稍實豈敢

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圖之

鄜延路鈐轄張亢上言今每路總管鈐轄都監多至十四五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執不同請別創使處分所貴事出於一又請逐路以馬步軍

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以下為三將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賊數多少使隣路出兵而應接之此所謂常山蛇也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不高者宜遣還坊監止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又用兵以來屢出無功一旦更議五路深入臣竊以為未可後多施用者

仲淹辟歐陽修掌書記修以親為辭且曰今世所謂

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修尋除

秘閣校勘

元昊寇邊

陷塞門安遠等寨寨主王繼元蔡沂等死之
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強壯
初陝西河北有神銳忠勇及鄉弓手強壯而神銳忠

勇已廢至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併及諸路焉

河東都轉運使楊偕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之論如此

尋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陜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户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

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
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簿上
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五千人都監領三
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
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

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邊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

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不見援兵乃徙

軍止兆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其寨二十復故城堡甚衆

九月河決滑州

以葉清臣為三司使

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上謂清臣才可用遂命之清臣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删去内東門御厨皆内侍領之凡所呼索有

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

定禁衛儀制

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近出止用常從以行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議者以為近於簡畧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漢魏有大小法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黄麾等仗國朝承五代簡畧鳴鑾游豫儀衛寡薄頗同藩鎮宜委近臣討繹於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詔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增清道馬及騎而

執罕畢徒而執哥舒與前後牙門旗等物又禁乘樓
下瞰垂簾外敞頗著于令其後亦寖弛云
元昊寇邊
寇鎮戎軍三川寨都巡檢楊保吉等死之又陷乾溝
等三堡韓琦即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
置奉宸庫
在延福内舊名宜聖殿等五庫令合為一
築青澗城

初寨門承平諸寨既廢延州東路無復藩籬鄜州判
官种世衡請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
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
之奏用其策詔世衡即廢壘興築壘近寇寇屢出爭
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
不及泉工以為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金卒
得甘泉城成賜今名遷世衡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
田三千頃募商賈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閒

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與所服帶會客飲有得寇事來告者即與飲罷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因命世衡兼鄜延都監尋又請募土兵别為一軍從之世衡放子也

冬十月詔内降許執奏

上性寛仁宗戚近倖有求内降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内降升遷者許執奏

製調兵銅符木契

端明殿學士李淑所定也銅符木契傳信牌銅符刻曰某處發兵節以虎豹而中分之右留樞密院左降總管掌之凡發兵五千人以下一虎一豹符以上用雙虎雙豹符命使者齎宣同下勘畢即發兵復緘右符以還木契題曰某處契中剖之上留總管下付州軍城寨掌之總管發兵遣指使齎牒同往驗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傳信牌中為槽藏筆墨紙每臨陣傳命主將書以報兵官兵官復書事宜而還明年冬

有詔罷之

浙東軍叛討平之

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廵檢使張懐信聚兵剽刼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懐信内臣性苛虐衆號張列挐鄰等積怨忿作亂明年獲鄰於占城國戮之

十二月置神御庫

直秘閣趙希言奏據古傳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别殿以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更立

祧廟遂室各題廟號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寢有廟以象前有廟後有寢也廟藏神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今宗廟無寢葢本於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别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祁言所陳又建神御庫於宗正寺南

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
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
責夏竦於是竦上攻守策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取
決於朝廷宰臣呂夷簡欲用攻策樞密副使杜衍以
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議久之上命用攻策故有
是詔於是衍求罷不許
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
仆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

瘦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恣其桀驁今備邊漸飭賊至則聲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隔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横山人户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

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鄜延

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

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
不困也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臣謂通
漕運盡地力權商賈三術並濟則財用足而兵可久
以守以攻惟上所使謹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漢
唐都雍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隋漕關東之粟至渭
南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
開山路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歲運二三百萬劉

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一二百萬石以給關西浚治汴渠使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以紓關西之困此水運之利也漢高祖自南陽而入武關臣常至南陽問其路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小商賈往往行此今誠能按求而通之沿漢十二州之物皆漕而頓之

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舖而遞之入關前日陛
下賜禁帑錢十萬以給西用而道遠踰年不至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以至京師近遠
等者皆使輸於關西京師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
司者代而充用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自京
以西地之不闢者不知其數令河東河北關西之鄉
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
適足以為災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

之饒民惟力農是仰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誠能驅之使耕其棄地官貸其種歲入與之中分如民之法則民之願耕者衆矣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承其去農不久尚可驅還田畝使不得羣遊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之願也三曰權商賈夫興利廣而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今議者方欲奪商賈之利一歸於公上而

專之故每一變法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是欲專而反損令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者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爾令不散而積之是惜

朽壤也夫何用哉

巴蜀江漸饑

越明年春遣翰林學士王堯臣等十六人分路體量

安撫

是歲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後間有不錄

旌隱士

辛巳慶歷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

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

約和仲淹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

二月寇渭州

韓琦命任福等禦於好水川戰敗福及耿傅桑懌王珪武英等並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初夏竦令

尹洙趍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挫敵而仲淹却以牽制為名止欲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龎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於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鋭在邊則數少而費寛然後乗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陜西經略判言田況亦言兩路大舉必招大悔其不可者有七乞召大臣定議但令嚴邊備不必先有輕舉乃罷出師

至是元昊入冦琦徑趍鎮戎軍出兵萬八千人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至涇原計事使將以擊賊涇原駐泊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及都監武英王珪繼之將作監丞耿傅參行營軍事琦授方畧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趍得勝寨出賊之後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擊之福違約束自引輕騎數十趍懷遠城與賊戰于張家堡之南斬首數百賊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暮屯好水川英及觀屯籠洛川相距隔山五里

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悉力逐之不知賊之誘也路既遠糧不繼遂力戰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者皆非素撫之兵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聞上嗟悼之皆贈官有差福之敗也琦即上章自劾孫沔等請削琦官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制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徙知秦州

福之敗士好議論者多咎其喪師陜西經畧判官尹洙作憫忠一篇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而負至高之名茍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者哉善謀身者則非之以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身為無愧為身之計豈不周乎寇讐在境兵師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以

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無使謀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又作辨誣一篇曰山外之役耿傳死於陣人或誣曰傳督諸將輕進使與大敵卒遇賊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且持重慮為彼誘此豈督諸將進耶宋興八十載文吏死軍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後之死猶不免於誣者豈

喜於立異耶豈惡夫為忠耶

募京東西等九路宣毅軍

京東西河東北江淮荆浙福建九路大州二營水州一營為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

知院張方平言其不便以為去歲初降勅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差點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敕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多

方安䣓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心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所料命令無復可信凡再疏不報

京師雨藥

夏五月嚴銅錢出界法

一貫以上為首者死

宋庠罷

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庠為參知政事數與爭論夷簡不恱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中庠者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

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遂罷

以富弼知制誥

初內侍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

命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

詔書而舍人繳詞頭蓋自弼始

六月以范雍知永興軍

初命夏竦判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

按邊而領府事猶如故乃復使雍守京兆於是一府

三守分吏奔趍往來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

雍卒於慶歷六年謚曰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

成然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守延安時狄青為

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詔西邊嚴備

初陝西經畧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略曰内帑之

積祖宗本為用兵臣願朝廷發内帑之財募陝西河

東强壯之民五七萬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甫及防

秋則以逐路弓手分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軍氣自振必曰募民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之論也且出財選募非同差點必有樂為用者又曰好水川之戰任福為大將不能指揮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勢窮而陷忠雖可憫然其才止一卒之用欲矯此弊在乎峻大將之權如葛懐敏為鄜延總管張亢為鈐轄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懐敏見之禮容甚慢上下

姑息三軍何所法耶又曰賊將伊呼剛朗凌裕勒且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胸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祿則功豈難圖又曰環慶屬戸未經殘破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以養兵萬人一歲之費爲招撫之具則無不濟自來屬戸販青白鹽以求厚利令一切禁絶之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言禁白鹽以困邊賊可不戰而屈人兵詔市之者皆死其法紀

甚衆内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復舊制戎人始附今若寛鹽禁則屬戸無不得其用且國家通嘉勒斯賚誘以爲用賜帛二萬促其出師終無實報招撫屬戸不猶愈於彼乎又曰昊賊擾邊以來淮上兵踴躍争先而其請給不及東軍之下者若優加特支或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又曰戍邊之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有不能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挽弓不過五

六斗請容益步兵而減騎軍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又寛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又曰西賊至諸寨不出戰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必獲罪矣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賊若不多而怯懦不追並行誅之又曰任福在慶州蕃漢信服一旦徙涇原適值賊至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令請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易庶責其成功又曰中國恐用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

而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豈中國技巧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甲鏃發赴緣邊上嘉納之

陝西體量安撫王堯臣言陝西兵二十萬而分屯四路然可戰者止十萬賊每由一路入寇常數倍官軍故三至而三勝涇原最當要害請益兵三萬人一萬屯涇州以控關中二萬屯渭州以制山外又於環慶秦三州各益萬人如此則賊不敢輕出而犯寨也又

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請結
塞下屬羌使之自將出境破蕩生户以弱其勢又宋
庠先請治函谷關樓櫓關中大恐羌臣極陳其不可
乃詔毁之
秋七月置萬勝軍
凡二十指揮選神勇宣武虎翼軍之在營者為之初
名神捷後改萬勝
元昊寇邊

先圍麟州遂陷寧遠寨寨主王世亶等死之復攻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逾月城陷知州王餘慶等死之朝廷遣張元管勾麟府路軍馬收兵擊賊大破之然賊自是攻城掠野不已時將校張岊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

八月括河北馬

緣邊七州軍免括

九月令河東鑄大鐵錢

從范雍之請也初令陝西行鐵錢未幾併河東亦行之

增江湖路鹽酒價

於是歲增課三十萬六千餘緡

復義倉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三年詔復之不果

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仍令五等以

上戶計正稅二㪷輸一升貯之事下有司議者多異

同而止至是琪復上其議上納之已而衆論紛然以為不便遂詔第令上三等戸輸粟尋復罷之

冬十月修河北城池

罷都部署分四路置使

兼經畧安撫招討使以知秦州韓琦渭州王沿慶州范仲淹延州龎籍分領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同節制陜西議論多不合又久無功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四路統帥空國事邊於兹三

歲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有擁

握大衆至於覆軍殺將而曰我不與知是安用為統

帥也於是移竦判河東執中知陜州分陜西為四路

令琦等領之

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與

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懐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

以詔書犒賞諸羌閲其人馬與立條約諸羌受命悅

服自是始為漢用

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腰中仲淹城之詔賜名大順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環慶寇盜少矣

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邊民焚掠幾盡籍至州葺治之戍卒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無敢逃去金明西北有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籍乃令指揮使狄青領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襲取承平寨又築龍安

寨悉取寇所據故地凡築十一城

置陝西營田務

仍令總管轉運並兼營田使

十一月置涇原弓弩手

置彊人弓弩手凡十指揮從部署司之請也

鑄鐵錢

令江饒池三州凡鑄三百萬緡備陝西邊費也

詔許延州招納元昊

先是知諫院張方平言元昊為寇雖嘗得逞而絶俸賜禁關市令賊中尺布直錢數百以此揣賊安得不困但其勢未能自通宜因郊赦特示招來願陛下計而行之上覽之大喜方平至中書見呂夷簡夷簡亦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右正言吳育亦嘗上言天下久安人情翫習有議及邊防則謂之生事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窺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發姦謀望陛下延對大臣討論闕政修節用愛民

之經求調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育繼又上疏言聖人之待外臣羈縻而已況夷狄之性喜事剽急因而偽遁以致王師武夫貪功或蹈詐偽之機今當堅壁清野以挫其鋒而徐覘其勢時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言元昊名為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

越明年正月范仲淹亦上言自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則速禍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其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今覩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

歲納稅絹三千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陜西諸路帥司參議

丙寅郊

十二月置陜西護塞軍

除見充保毅强壯人弓箭手外别置季一閲外有警調集即廪給之毋出本路後韓琦奏罷之

定資政殿學士員

大學士二員以舊相罷免者為之學士三員從翠適

請也

慶歴二年春正月復京師榷鹽法

用三司使姚仲孫之請也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劵趍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與劵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與吏為姦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於是仲孫與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劵及已受

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

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軍等十一州

通商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仍禁私鹽入蜀置折博

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及蜀貨易鹽趍蜀中以貨

二月詔北邊嚴備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

為備故也

置兩河義勇陝西保捷等軍

詔河北諸州强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閲習委知州擇其强勁者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强壯寖廢矣詔始下人情洶洶乃詔河北轉運使李昭述安撫之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

踰月又詔河東選鄉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

尋又詔刺環慶路保毅强兵為軍時知渭州王沿亦

請刺本路弓箭手三萬人為軍從之

冬十一月從韓琦之請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秦州旣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凡諸州保毅軍總六千五百餘人為指揮三十一而河北河東陝西選强壯抄民丁為義勇河北總十八萬九千人河東總七萬七千人陝西至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人

親試舉人

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寘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上臨軒詹封見姓名喜動於色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後竟未霑禄而卒先是知制誥富弼言省試有二長殿試有三短唐武后時始有殿試此何足法請自今止令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引於殿庭然後賜第則與殿庭無異矣詔罷殿試而學士王堯臣等多言其驟故事乃詔且如舊

契丹使來求關南地

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況營築長堤填塞隘路歸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隳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初有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遼帳下一日得罪來歸言彼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推序亦

先得其事以聞至是上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

時朝廷歷選可報使者命知制誥富弼為接伴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北使入境遣使慰勞英託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臥病車中聞命輒起拜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弼察其心自以為先違盟約懼事變乃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二人遂無隱謂弼曰事

可從從之不則更以事塞之勿失舊好也由是朝廷悉知彼情時中丞賈昌朝充館伴使六符謂昌朝曰塘濼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鞭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與語乃六符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騎也時朝議欲許宗室女與其子或增歲遺獨弼以許婚為不可乃以弼為樞密直學士辭不受

夏四月議省冗費

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張方平屢乞選官與三司較
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參究利害之原刻革因
循之弊大畧謂今聚師境上調發寖廣倚于經入則
財不給加以横斂則人不堪捄兹交急特在陛下身
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又曰夫減省所為者
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于名為正
上乃詔内侍以先帝及先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

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等與三司議議者尋減皇后宗室婦郊賜之半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富弼使契丹

報書畧曰元昊狡謀狂僭嚮議討除已嘗達復夫築堤埭開陂澤葢霖潦衍溢當致繕防閲集兵夫葢邊

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時宰相吕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又論駁其所黨吏益以為恨欲因事罪弼于是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顔真卿使希烈事奏留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

初遼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王拱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矣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擾我太宗怒其

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卒難答也

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澶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駭焉

詔三館言事

仍許請對于是集賢校理歐陽修上疏畧言自古王

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治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又曰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道也無可任之臣也而臣謂今皆有之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

得而用者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夫言多變而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令出令之初不加審謹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

罰失有罪則戚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用兵以來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新兵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所在數習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

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搬送久苦道路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此又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弱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萬事未可盡言請先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之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

況於外域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若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可得四五十萬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

二曰將臣聞古語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爾今

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願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豪桀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

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兵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國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有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彼計

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若使二國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國則其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苟失此時而使二國先來則吾無策矣五曰可任之臣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有材智之人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

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今議者或謂以舉子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謀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不才

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既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縱容奸其弊如此便可為

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

陛大名府為北京

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

必長彼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彼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寢又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皮城郢計也使彼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

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師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于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陜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顧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䟽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

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若將巡幸臣謂有可慮
者五近代外夷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
之防
京東分東西路
分京東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
領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幽州故
河北京東益為備也
以王德用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日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扠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北中謂漢兵將大入至是復議和兵乃解

中嚴銷金禁

自宮掖始

秋七月以吕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使殊仍

加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而有是命議者以判名太重吏簡亦不敢當尋復使名

富弼再使契丹

先是弼至契丹與北人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遼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

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徳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一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號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

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
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
茂實往聘詔弼草荅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
廣開溏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
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
前與遼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啟觀之
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
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

夕易書而行弼初奉使一女卒至是一男生皆不知得家書不發焚之曰徒亂人意

八月策制科武舉

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

契丹使同富弼來修好

弼至契丹其主宗真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宗真曰厚幣遺我既懼我矣何愛此為吾擁兵而南得無禍乃國乎弼曰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憂也宗真曰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彼知不可奪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劉六符及耶律仁先以其國誓書來求獻納至闕弼奏曰臣昨力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彼無能為也時契丹誓書曰來書云聖章皇帝與

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令以兩朝修睦三紀於兹闗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於是歲增幣二十萬兩朝廷國書卒用納字弼爭不能得

尋以弼為翰林學士弼力辭不就職言于上曰增金帛與北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

彼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敢受賞乎願陛

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遼既復修和好有

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力乞斬於都市上

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焉時契丹實

顧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

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彼既歲得金帛五十

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云

時識者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中丞賈昌朝曰

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于元昊昔
尚結賛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
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乃上言太祖
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之盛盡收其權為萬世
利及太宗所命將帥多攀附舊臣而猶稟成算所向
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西羌之叛驟擢將領士不
素練戰必致敗此削方鎮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
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而一旦付以十萬卒

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宜無數易管軍之官宜授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弊之端也臣請復陳當今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令每命將帥錫與金帛鉅萬而無感悦者以例所當得也用兵之際須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又陜西四路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令命將去疑貳推恩意爵賞威刑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不聽令者

以軍法論莞榷賦稅皆得用之二曰復土兵河東河北強壯已定其法每鄉為軍擇其才者籍記姓名而陝西弓箭手貪召募錢糧多刺為兵今宜復其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出為邊用三曰訓營卒太祖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異時被甲鎧冒風霜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又兵器不精宜以時教之使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四曰制戎狄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

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于用人如嘉勒斯賚敏珠默赫藏舒克女真高麗新羅等處舊皆通中國今為二國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則二國必疑諸國而為備則勢分五曰綏番部請令沿邊知州皆帶安撫番部之名務在招集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為藩籬六曰明探候今西鄙刺事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略訪境上道聽傳言塞命而已夫入萬死之地探索機

會非有重賂厚賞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使募死力以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書奏多施用之

閏月元昊寇邊

葛懷敏等死之先是元昊聲言入寇王沿命懷敏等將兵禦之至瓦亭寨懷敏與諸將分兵屯鎮戎城而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宜速戰宜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趍定川寨賊

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懐敏突圍走行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曹英等十四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迎犒於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上聞之喜曰

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懐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冬十月詔恤陣亡將校

女口無依者養禁中

先是王仁與為歸峽等州都巡檢使與蠻賊戰没其子乞贈官中書以歳久重於施行上曰死鋒鏑之下

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為限乎乃加贈仁與為崇儀使建州觀察使康繼英請以南郊所加恩回贈祖再遇一官上以其祖死事之臣仍優贈之

十一月復都部署兼招討等使

命仲淹及韓琦知延州龎籍並領之琦仲淹開府涇州文彥博帥秦鳳滕宗諒帥環慶張亢帥涇原皆從仲淹之請也上以涇原傷夷擬除彥博滑州移仲淹于涇原遣内侍諭旨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不足以

獨當此路願與韓琦同經畧

初王堯臣安撫陜西歸請先備涇原時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復任二人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至是堯臣又言今琦仲淹籍既總四路則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畧使名者九人宜並罷之滕宗諒亦以為言於是逐路帥臣罷兼副使

以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隱於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郡人石介以下皆師之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故有是命復為直講凡六年卒於嘉祐二年之冬復治春秋不惑傳註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為多復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其教養諸生過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一